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碧血鸳鸯

(第三部)

徐春羽◎著

民國走陝水滸興義存庫民國走陝
水滸興義存庫民國走陝
存庫民國走陝水滸興義存庫民國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碧血鸳鸯

(第三部)

徐春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鸳鸯. 第三部 / 徐春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6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ISBN 978-7-5034-9986-9

I. ①碧… II. ①徐…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0016号

整 理: 卢 军 卢 斌 金文君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2.5 字数: 287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7.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七集

- 第一回 报师仇苗凤三铍羽
试身手田正再建功 3
- 第二回 显绝艺慈尼解围
逞口舌卢春求救 17
- 第三回 述仇源演说小伽蓝
哭丧计诈取神弩手 31
- 第四回 痛师占卜孙刚射雁
喜友偕行丁威打虎 44
- 第五回 割股疗师孺子壮志
片言止斗法僧慈航 57
- 第六回 为富不仁鱼肉乡里
行侠仗义保卫闾阎 69
- 第七回 装新娘丁威喜成名
拜花烛狗子悲异变 83
- 第八回 讲解脱折服跛金刚
施仁义开释瞎父子 92
- 第九回 单宏文失陷野马岭
病金刚结怨驻龙厅 106

第十回	错中错李代桃僵 情感情水流花去	116
-----	--------------------------	-----

第八集

第一回	秦晋芳惭情横白刃 奚红雪孤意陷黑牢	129
第二回	羞意答答儿女脱险 壮心勃勃弟兄闯关	142
第三回	瞽目鱼一杖救英雄 小狻猊单鞭杀草寇	152
第四回	使机智山贼赚寨主 鼓侠情美人杀霸王	165
第五回	假字号骇走朱砂手 真人物严讯小鸱鹰	177
第六回	匣灯帷剑珠还合浦 走将飞兵义重三山	183
第七回	说心腹英雄识英雄 伤骨肉好汉救好汉	194
第八回	小投降异地逢仇人 大施展深宵寻好友	204
第九回	报宿怨火烧陈大寿 急友难水泡包小芳	211
第十回	妈妈山包花郎送信 鬼见愁庄疯子失机	218

第九集

第一回	凌空飞坠神乎其技 步险履夷勇之为功	237
-----	----------------------------	-----

第二回	凭神威合力战群雄 借机智单身救二老	245
第三回	怒生心头火烧蝴蝶寇 喜出望外路遇翡翠瓜	251
第四回	小火狐日遭三险 长臂妖夜困双英	255
第五回	小龙山百虫上寿 野马岭五老陈词	273
附 录	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	王振良 339

第七集

第一回

报师仇苗凤三铍羽 试身手田正再建功

前集书说到群雄齐集香檀寺，左金丸俞伯玉弹打千爪金蝎黄伟，伤去二目，心里正在一喜，谁知道黄伟是刺儿岛有数人物，这件事绝完不了，刺儿岛来的能人甚多，自己绝不能找便宜露脸，莫若见好儿就收，打完了黄伟，一撤身就跑回去了。也就仗着跑得快，刚刚到了自己座位，还没有坐稳，就听那边儿已然有人骂上了，赶紧回头看，不是旁人，正是黄伟的徒弟火麒麟苗凤，手里拿着那对蒲铲，一纵身就跳进圈子。澄尘跟玄一全都哎呀了一声，今天这个聚会，真是强存弱死，一点儿含糊都不能有，两边儿的能人有多少，一个小孩儿能有多高的能耐，竟敢大胆妄为，往火坑里蹦，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可是人已然进去了，说也无益，赶紧想法子给这个孩子打接应吧。

两个老道在这里想主意，苗凤把双铲一搓，向大家一揖到地道：“小孩儿苗凤，给众位行礼。我这行礼，可不是给谁赔不是，求什么事，因为今日天下群雄聚会，是到场的主儿，差不离全是长辈，我小孩儿就应当稳坐一旁，偷学几招才对，身无一技之长，怎敢大胆胡为，耽误群雄正事。只因我小孩儿有一段难题，所以不得不进来这一趟。方才有人用奸猾取巧之法，伤了黄道长二目，若说武不善作，原不该恼人家助拳的，不过有一节儿，讲的是比武献艺，一刀一枪，一拳一脚，方才那位并没有和黄道长一递一手过招，只是凭

着口巧舌能，插圈弄套，设法害人，那黄道长原是光明正大的人，哪里会防备到有这种卑污恶劣手段，因为不慎，才将二目伤废。那位黄道长是我投业师父，待我情同父子，恩逾骨肉，我不能看着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被人暗算，因此我才出头露面。要论能为武艺，我是一无可取，不用说敌不过方才那位放冷箭的，就是在场诸位，哪位我可也敌不过。可是人生在世，应有尊卑长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师父他老人家教我能耐一场，现在眼看我师父被人家用暗箭杀人手段，把他老人家双眼害瞎，我要是站在一边儿一声儿不言语，也叫天下当师父的寒心，故此我才敢出头露面，胆大妄为。我的能耐，我准知道敌不过人家那位放冷箭的，我可还非找那位不可，明知送死，我也不敢贪生怕死。再者说人活百年，谁能不死，只要死得有个名儿姓儿，就是一死又有什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干脆说我就是送死来的。别位过来，我还是不接招过手，就求那位放冷箭的前辈，赶紧过来成全我小孩儿，我是感激不尽！”说完了双手又是一搓铲，锵啷一声响，直勾勾双眼瞧着俞伯玉。可着一场子的人，全都点头伸大拇指，想不到黄伟会有这么一个徒弟。

俞伯玉心里这份儿难受，更不必说，实在是恨黄伟不该进宫盗宝，陷害好朋友，才稳住了把他双眼打瞎。没想到出来这么一个孩子，说出话来，十分难听。要说凭本事，不用这一个孩子，就是照样儿多个三个两个，自己也不占下风，不过自己虽非成名侠客，也得算是一条汉子，稳住了用暗器伤人，确实于理亏欠，再要过去把这孩子一伤，势必惹起公愤。虽说不怕人家，究属行为稍差。可是不过去，那个孩子点名儿直叫，是过去是不过去？那么大的左金丸，急得顺着脑袋瓜子直往下流汗。

苗凤也看见了，他也明白俞伯玉是江湖上说得响的人，如今把事办错，心中不是劲儿，便益发得了意，又把双铲一搓道：“怎么不肯赏脸？我可要骂了……”

刚刚说到骂字，却听有人一声喊道：“小哥哥先别着急，等我来陪您走几趟。”噌的一声，从圈子外头蹦进一个来。大家一看，也是

一个小孩儿，年纪不过十五六岁，梳着两个髻髻，小圆脸，大眼睛，脸跟苹果一样，有红有白，又鼓又嫩，穿着一身大红洋纱的袄裤，两只小抓地虎靴子，手里拿着一对儿熟铜棒，笑嘻嘻地向苗凤作了一个揖道：“小哥哥请了！在下小火狐周益，跟了我师父到这庙里来看热闹，我可不会什么，要是旁位前辈过来，我是绝对不敢接招，因为听您嚷了半天，没见有人过来捧场，我怕您僵了，因此才敢蹦进场子来，要和您讨教几手。不过我是初学乍练，还求小哥哥多多指教！”说着双棒一分，就要动手。

苗凤把脸一沉，双铲一闭，往后紧退两步，一阵冷笑道：“这位师哥，您先别动手。难道我刚才说了半天，您都没听见吗？我找的就是那位放冷箭伤我师父的仇人，我不怕我学的能耐不济，我虽死在人家手里，我也绝无怨言。师哥你这一过来可就不对了，我要不陪您走几招，怕驳了您的面子，真要是跟您一过招，即使我能把你赢了，我也报不了伤我师父之仇。再者说我是任什么不会，也绝不是师哥你的对手，倘若再要被师哥你给我伤了，我更是自不量力。没别的，师哥您可以暂时请回，等到我杀了那使暗箭伤人的前辈，然后我必陪着师哥多走几趟，我还要跟您讨教。现在可是办不到，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您先请回，就算成全我了。”说着也是一揖到地。

周益一磕手里双棒道：“小哥哥这话不是这么个意思，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打了孩子自见妈。您只要能够先把我给打发回去，您找的那位老前辈必能出来，您要打算不过手，对不过，您就请回去，先歇一歇，有什么话，过了今天再说。”

苗凤一听，火就上来了，一磕手里双铲道：“姓周的，你别觉得姓苗的怕了你，等我先打发了你，再要那放冷箭不敢见人的老狗狗命。别走，接家伙！”

呼的一声，双铲带着风，实拍拍地就下来了。周益喊声：“来得好！”横手里双棒，往上硬磕，两下儿力量都猛，当唧唧一声响，谁也没磕动谁，彼此可就留上神了。铲来棒往，棒去铲迎，蹿蹦跳跃，

闪展腾挪，两个人年岁相仿，衣裳也都一样，能耐也都差不多，大家看着，实在有点儿意思。走了也就三十个照面儿，苗凤可就敌不过周益了，一则苗凤心念黄伟，不知生死，二则连日劳乏，三则上来用力过猛，已然有点儿接不住劲。周益一则是年轻气盛，要在这一班人面前显弄显弄，二则武功原比苗凤就高，加上心里没事，越动手越坦然，越动手精神越壮，工夫一大，可就分出上下风来了。苗凤双铲左右走，砸周益两太阳穴，周益往下一低头，双铲从上过去，不等苗凤换招，进步一长腰，两支棒从中间一立，左右一分，苗凤两只胳膊就分开了，趁势一横棒，就往苗凤两肋推去。苗凤再打算躲，可就来不及了，往后一撤身，打算让过去。周益更坏，跟着一垫腿，人又进来二尺，一轧手里双棒，苗凤就知道完了，双眼一闭，才喊一声“不好！”忽地就觉腰上有人轻轻一把抓住，凭空退出去足有一丈多远，人可就离开那个圈儿里头了。腰上一松劲，双脚落地，回头一看，正是方才同着井妈妈一块儿进来的那个少妇。知道是自己一头儿的，可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赶紧一揖到地道：“多谢您救我一命。”

那少妇微微一笑道：“小壮士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请你在旁边给我看着，我要给你出气。”说着话就到了周益面前。

周益跟苗凤过了半天手，好容易看见苗凤露出破绽，使出“二龙分水”式，眼看就要取胜，正在一喜，不防有人竟把苗凤从后面往起一托，夺了出去，不由一怔，凝神刚要看是什么人，人家已然到了面前。原来是一个少妇，年纪不过在二十多岁，穿着一身青洋纱的裤袄，腰里系着一条洒花白汗巾，长得非常俏丽，头上是绢帕罩头，手里拿着一把绣绒刀，笑嘻嘻地在自己面前一站。别看周益岁小，从七岁就跟他师父瞽目鱼钟符，在外头走江湖道儿，什么样能人他都见过，又听他师父说，凡是走在江湖上，就怕碰见和尚、老道、尼姑以及大姑娘、小媳妇，都不好惹。就冲方才把苗凤能够从自己手底下给救出去，这点儿能耐就不小，再看她这种穿着打扮，手里也坏不了。还有一节儿，绣绒刀差不多都使两把，这个妇人手

里可是使的一把，不用说她必能打暗器，刺儿岛的人差不多下五门的人多，就许使不体面的家伙，可不能不留神。心里想着，便笑着问道：“这位大婶儿，你这是干什么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拼命的场子，你可别往这里来瞧热闹，刀枪没眼，倘若是碰了您，可不是意思，莫若您往后退一退，让我们好施展。”

那少妇听了又是一笑道：“这位小兄弟，别看你年纪不大，你的牙口倒不坏。不瞒你说，我不是看热闹的，我是来凑热闹的。别瞧小兄弟你觉乎你自己不含糊，要是据我瞧，你的能耐还差远着呢，趁早儿退下去玩会子别的，我要在当场和成了名的英雄比试高下，你要不退下去，回头有个对不过，倒臊了你的脾。”

周益能为虽不大高，可是普通阵仗儿也见过不少，这种话他哪里能够听得进去，把手里双棒一搓道：“我跟你说好的你不懂，你别以为我是怕了你，皆因我师父说过，不许我跟娘儿们动手，说是赢了都不体面，因此我才劝你，给你留脸，省得当场出丑。既是你执意要斗下子，你先说说你叫什么姓什么，我打发你回去之后，也好有个交代。”

那少妇听了毫不动气，依然笑着说道：“既是这么着，那咱们两个人先玩儿玩儿吧！你要怕我打完了你，没地方找我，我告诉你，我住家在山东博山县城外八里沟朱家集，我姓朱，你听你师父跟你说过有个朱七姑没有？那就是我。你有什么绝艺，拿出来咱们开开眼吧。”

周益一听，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怎么刚出来就遇见她，还真听师父说过，博山县朱家集有个姓朱的独脚女贼，江湖上都叫她飞天夜叉朱七姑，不但硬功夫好，而且是浑身的暗器，不用说自己不能取胜，成了名的英雄在她手里栽跟头的不知多少，今天恐怕难讨公道。只是方才弓已拉满，再打算退回去，可就不行了。想着小眼珠一转，一声儿没言语，抽冷子双棒一分，一只取中腰一只奔了朱七姑小肚子。朱七姑一看双棒齐到，喊声：“来得好！”提身一转，双棒全空，没等周益换招，右手刀照着周益脑袋就砍。周益侧身一

转，打算躲开，没想到就在他往后一撤的当儿，朱七姑长腰一脚正踢在周益软肋上，咚咚咚，退出去有三五步，扑咚摔倒。

朱七姑抿嘴一笑道：“小兄弟你慢慢儿走你的，我绝不追你，不用害怕。”说着咯咯又是一阵笑。

周益一骨碌爬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提棒就跑出圈外，无精打采回到自己座位上。

朱七姑站在圈子里头，把绣绒刀往地上一插道：“刚才那不算，人家比我小得多，还有哪位过来赏我几招？”

话还没有说完，噌的一声，又蹦进一个来，连话都没说，照着朱七姑就是一锤，朱七姑还真没防备，吓了一跳，急忙往旁边一闪，锤就空了。朱七姑一看来人黄头发，黑紫脸，穿的衣裳也和普通人不一样，四月天还反穿着鹿皮褂子，直眉瞪眼。第二锤又到，朱七姑知道这种人没法子讲理，立手里刀，一拨那锤往下一轧，一撤刀，不等他那手锤再起，刀扎胸口，往旁边一闪，朱七姑进步一脚，正踹在胯骨上，连退都没退，扑咚一声，跟倒了半堵山墙相似，爬起来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埋怨：“官老爷你这就叫我进去了吧，多憨蠢，让人家堂客弄一个跟头。”一边抱怨着就跑回去了。

朱七姑是绝不追赶，微微笑了一笑道：“众位可不是我放大气，咱们这里是英雄会，头一场来个孩子，第二场来个傻子，这是众位看不起我。如果有真能耐的，请过两位来，是练什么，我都陪着，有一样儿不成，我是当时就走，要再派出这样儿的来，可别说我要笑你们根本没有能人。”

话还没有说完，曹凤占气压不住了，一抬手从腰里解下皮囊，从里头掏出一对儿三叉峨眉刺，一晃身蹦进圈子向朱七姑一拱手道：“七姑，您今天也到这里凑热闹来了，在下曹凤占愿意陪您走两趟。”

朱七姑道：“好，正要领教。请！”

说完个请字，左手一晃，右手刀就奔了曹凤占左肩头。曹凤占往后一撤步，峨眉刺扎朱七姑胸口，朱七姑立手里刀往外一划，趁势扎曹凤占胸口。曹凤占含胸一闪，峨眉刺扎朱七姑软肋，朱七姑

一侧身，峨眉刺走空，两个人身子可就挨着身子了。朱七姑手里刀一偏，横着抹曹凤占脖子，曹凤占大坐腰，没等往起站，朱七姑双脚齐上，正是曹凤占两边儿肩头，哪里还站得住，身子往后一仰，倒退出去有三五步，一挺腰才算站住，双手一拱道：“承让，承让，回头见，请！”曹凤占就退出来了。

周益挨踢，丁威挨踢，大家看着全都不怎么样，唯有曹凤占让人家脚踩肩头，大家不由都倒吸一口凉气。周益是小孩儿，丁威是个猛汉，叫人家踢上，原不足为奇，曹凤占走南闯北，是个成了名的英雄，过去没三个照面，就让人家给踢回来了，这个手儿可实在是软。大家不由一阵啾咕，庄化打算过去，张翔也打算过去，凌云也打算过去。

陶进一拧手里大枪，喝喊一声：“诸位看我的！”紧走几步，到了圈子外头，嗖地一拧身，就跳进圈子里头，把枪尖往地下一撂，单手一指朱七姑道：“七姑请了。在下陶进，愿陪七姑当场走几趟。”

朱七姑一轧手里刀道：“陶镖主，我知道您是保镖的，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今天到这里来，要斗的是庄沈两个，咱们无冤无仇，何必伤了和气？依我说您还是退回去，这里事您也不必管，或赢或输，我都回去，您就请回吧。”

陶进道：“噢！原来是这么件事，可惜我事前不知，如今既是来了，也不好意思再回去了，知道的是因为七姑你不愿意和我姓陶的过手，不知道的，他们也许说我是怕了你七姑，那一来我江湖上这碗饭就不能吃了。没别的，我已然进了场子，无多有少，咱们比画比画也得来两下子，我才可以退回去，实在对不过，就请你发招吧。”

朱七姑微微冷笑一声道：“姓陶的，我也知道你以为你是成了名的英雄，就这样回去太不是意思，不是我说句大话，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你不是意思还要比这个大。既是如此，请吧！”

嘴里说着，手里一把刀已然照着陶进胸口扎进。陶进往旁边一撤身，一拧手里枪，噗噜一声，一个碗大的花儿，往起一磕朱七姑

的刀。朱七姑准知道刀要被枪磕上，当时就得出手，哪敢稍存大意，急忙往后一撤刀，不等陶进还招，左手一晃，右手刀就奔了陶进软肋。陶进立枪一迎，朱七姑刀又撤回去，往下一立，便奔了陶进小肚子。陶进拧枪一裹，朱七姑往后一退，陶进这回不等她再下手，一拧枪杆，枪头扎朱七姑喉咙。朱七姑往旁边一闪，大枪走空，陶进进步扎左肩头，朱七姑提身一纵，让过大枪，身子往前一扑，一裹刀从枪杆上刀就滑进去。陶进赶紧离枪杆一绷，刀往回一撤。陶进正要甩枪跟着一抽，没想到朱七姑左手一扬，喊了一声：“看暗器！”陶进吓了一跳，在没过来之先，早就知道朱七姑是打暗器的好手，一定身上带着不少小家伙，动手时候，就特别留了一份儿心。及至一动上手，一看朱七姑并没有用暗器，还以为今天她是僵住了，当着众人不肯使暗器，心里才一大意，如今一听喊着看暗器，就知道高低是上了暗器了。不过又一想，打暗器可都是打远不打近，如今两个人距离不到五步，她使什么暗器，也许是诈语，可别上了她的当。心里一犹疑，枪没往前进，就在这稍一怔神，朱七姑右手刀又到了胸口，陶进还是上了当了，一看不是暗器，是刀，赶紧立枪杆往外一推，身子可得跟着往前边一斜。朱七姑趁着一斜身，喊一声“着！”一只脚已然踢到陶进左胯骨上。陶进也是一退两退三退，拉枪一转脸说声：“谢谢！”竟自跑回。

这时候人起来的更多了，褚午清、方卫、纪玉、苓天治、包仲、方纲、方纪、庄化、沈洵、张翔、凌云、贝璋、贝卫，以及马彰、宋固、娄辰、卢春、甘陆、靳奇、江飞、紫云、冯溥、钱鼎、龙玉柱、计迪、潘璐、朱志、汪澜，各人全都拿各人家伙，要往外蹦，猛听报君知当啷一响，钟符喊道：“不好，你去不得！”大家全都吓了一跳，却见从自己人群里飞出一个人，仿佛小燕儿一样，嗖嗖嗖，三点水的功夫，就到了圈子里，及至站住，大家才看出来，正是卞方的徒弟田正，不由全都嘻了一声，准知道这个孩子是凶多吉少，全都提了一份儿心，依着卢春，就要派人去把他换了回来。

包仲道：“你们先别乱，这倒说不定，这个孩子，可不是傻子，

方才这些人出去，都碰了回来，他不是没看见，如今他既敢出去，他必有他的心思，这个孩子也许能够比咱们强，看着一点儿，他要准不行咱们再给他打接应。”这一句话不要紧，头一个是俞伯玉，把弓就摘下来了，扣好了弹子，单等打接应，跟着潘、朱、汪、计四个也各把弹弓摘下扣好。

凝神再看，田正已然和朱七姑搭上话了，向着朱七姑一笑道：“您就是朱七姑啊，您的刀法可太好了，我小孩儿是真爱您……”朱七姑一听一怔，田正又一笑道：“那把刀。”

朱七姑心说好孩子，到这个地方大喘气，你这是要我的便宜，真来讨厌，我今天要不把你打发回去，你也不知道朱七姑的厉害。想着把脸一沉道：“你这个孩子，怎这么讨人嫌？来到这里，可就是卖命的地方，你要是敢拼，你就亮家伙动手，你要是向我废话，你可是自找其死。要不然你可以快快退了回去，免得糟践小命儿一条，怪可惜的。”

田正听着一摇脑袋道：“朱七姑您这话说错了，我小孩儿别瞧岁数没活到年纪，可是我就是不怕死，您有什么能耐，咱们可以试试比比，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遛遛，是姑娘是小子咱们抱出来瞧瞧。”

朱七姑一听这孩子说话，十分厌气，气可就撞上来了，呸的一口啐道：“小野种，哪里来的这些废话，别走，给你一刀！”说着一刀劈田正脑门子。田正一看刀到，不但不躲，也喊一声：“你既给我一刀，我就留下你一刀！”一抬胳膊空手就奔了那刀口。不用说当场庄、沈这边儿的人，就连刺儿岛那边儿的人，全都哎呀一声，准知道这个孩子这只手是完了。朱七姑都直后悔，不知道这个孩子这么糊涂，寸铁不带，硬要空手夺人家家伙，这一来可太损了，心里一软，刀去得就慢了，劲头儿也小了。

“好！”

这一嗓子把大家都给吓了一跳，庄化回头一看，正是丁威，心里有气，你这个傻子，眼看自己人要成残废，你还给叫好儿呢，可